

西域之眼³

鲛人的诅咒

ཐུག་པུ་ཐུག་པུ་ཐུག་པུ་ཐུག་པུ་

揭开西域鲛人的终极秘密！

西域北疆大漠惊现神秘海眼，
地下秘道中发现一具冰葬的鲛人尸体。
惊动古棺的考古队被诅咒，
一个个身中鲛菌，远赴南洋寻找解药——鲛人泪。
在诡异的海底雾之国，
究竟能否解开来自古老文明的鲛人诅咒？

蔡黑风◎著



YZL10890108165

很诡异！很神秘！
小心阅读！

凤凰出版社



图特在眼藏图 (CIP) 数据

西域之眼 3 卷 蔡黑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品

2011.10

ISBN 978-7-320-0882-0



西域之眼³

鲛人的诅咒

ཕྱག་ཇུ་ཕྱག་ཇུ་ཕྱག་ཇུ་ཕྱག་ཇུ་ཕྱག་ཇུ་

蔡黑风◎著



YZLI0890108165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之眼. 3 / 蔡黑风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506-0885-6

I. ①西…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2353号

书 名 西域之眼3
著 者 蔡黑风
责任编辑 康天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邮编: 101401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885-6
定 价 2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前情提要

考古队一行在海岛的千年古寨遭遇了变异的狂暴狼人，众人慌不择路地逃亡，来到了一处遍地骷髅的墓地。尾随而来的狼人开始包围墓地，众人打穿了墓地中央的古塔砖墙，发现了一处神秘的地洞，地洞尽头的矮房中有一具将自己封印在墙中的萨满教老巫师的尸体。矮房外狼人的嚎叫不断逼近，众人决定炸开这处矮房。

西域之眼³

目录

第一章 神秘海图 001

第二章 魑魅魍魉 043

第三章 地狱之门 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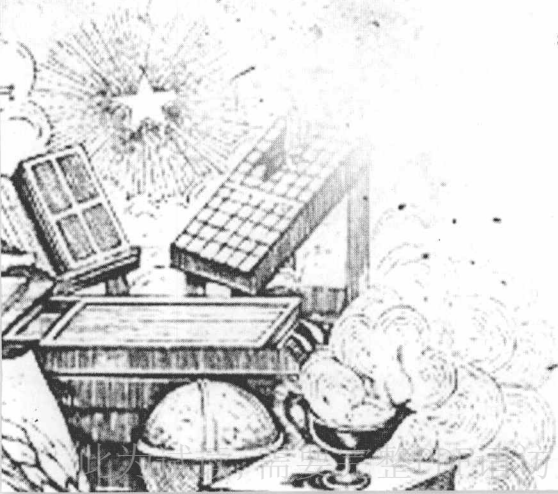
第四章 雾之国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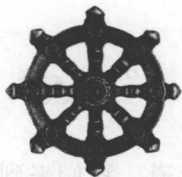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幽冥地宫 127

第六章 化形的秘密 164

第七章 真妄合一 194

第八章 降头师 239





第一章 神秘海图

我从包里翻出书，打开随身的小手电，一页一页翻起来。密密麻麻的字母真好像催眠剂，翻了一会儿眼皮子渐渐沉重，我正要闭眼睡觉，突然电光火石之间似乎想到了什么。我努力睁开眼，翻身坐起，打开书仔细查阅，在一张海图上一处洋流名称下面，用铅笔轻轻画了一道线。

这处铅笔印很浅，白天时根本无法察觉，刚才正要熄了手电，一闪而过这才看到。我很仔细地从第一张海图开始翻阅，果然发现每一张上几乎都有一处专业名词下面加了浅浅的横线作为标记。这些单词的字母都很长，而且专业名词就有这个特点，字母组合复杂繁琐，几乎不带重复的。别说看不懂，我几乎都读不下来。





❧ 1 ❧

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甬道，我们来到一处断壁崖边。这里遍布礁石，海水在脚下不远的地方起伏，海浪打在石头上，激起白色浪花，空气中飘荡着咸咸的海水味道。我们的头儿——夏子英，拿着望远镜站在最高处四下瞭望，随即挥挥手：“东南方向有个岛。”

奥德赛打开笔记本，摇摇头说：“卫星地图上对这个岛并没有标注。”

“什么意思？”越南人问。

“就是说这个岛还没被发现，一定是个荒岛。这样的无名岛，全世界的海洋上分布了几万个。”

夏子英说：“我们上去看看，距离不远，应该不超过一千米。”

王刚马上皱眉，一千米。对于我们会游泳的来说，咬咬牙应该可以勉强达标，而对于他这样半会不会的新手，一千米算是相当恐怖的距离。我们前些日子在避海山庄休假时，夏子英深谋远虑，找了专业游泳教练强化我们的游泳技术。

大家脱了上衣和鞋塞进包里。王婵里面穿着黑色的紧身比基尼，身材健美，皮肤在阳光下微微泛着古铜，典型的黑里俏。张文清吹了声口哨，女孩白了他一眼。夏子英摆摆手说：“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下海！目标，无名小岛。”

亚森、眼镜等人接过我们这些菜鸟的背包，减轻负重。大家顺着礁石下滑进了水。乍一入水，先是透凉，从皮肤一直冷到骨头缝，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往前游了几米，慢慢暖了过来，此时阳光斜射，海面波光粼粼，远处迷雾中的海岛若隐若现，显得极度缥缈。

夏子英在最前面，奥德赛和亚森在后面位列左右，眼镜和张文清于身后依次递开，我们这些菜鸟和王禅在这个“人”字形梯队的中间。整个队形进退有度，张弛有序，一看这些人就是配合多年，有着默契。

王刚率先掉链子，游到大概一半的路程，他呲牙咧嘴地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腿肚子转筋，是不是要抽筋？”游了这么远，这已算他超常发挥。旁边的眼镜一蹬水游过来，二话不说把他夹在胳肢窝下，一路带着继续向前。王刚被拽得连连喊疼，没人理他，现在也不是慰问的时候，队伍还在有条不紊地向前。

游到最后，我脑子整个都木了，浑浑噩噩一片空白，游泳是个超费体力的运动，四肢僵硬，一阵阵缺氧。一张口，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海水，从嘴里到鼻腔荡漾着一股刺鼻的腥味。眼前一黑，胳膊使不上一丁点力，慢慢沉进水里。

就在这时，头皮一麻，有人抓住头发把我提出水面。如此一疼，我多少恢复点神志，看到亚森正无奈地看着我。

我摸摸后脑：“你丫下手真狠。”

亚森没什么表情：“我是为了救你命。”

此时，我们已到小岛的边缘，眼前是一道断壁高崖，看样子必须要从这爬上去了。夏子英说：“大家都小心点。有经验的老人儿一个对一个看好新人，我们马上就要登岸。都注意，海水打在石头上会产生反向力，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受伤。另外，这些礁石让海水磨砺得十分尖锐锋利，大家都把手套戴上。好，开始登岸。”

老队员看住我们这些菜鸟，连拉带拽总算都给弄到一块较为平整的岩石上。我一下就瘫软其上，晒着暖洋洋的阳光，吹着徐徐海风，真是一动也不想动。夏子英目测一下即将攀爬的悬崖：“也不过十五米左右，大家咬咬牙，等上了岛再休息。”

没人提出什么异议。看着大伙都在活动，我也无可奈何站了起来。

按照计划，亚森先攀，一路在石头上打上三角环扣，扣上绳索，方便后面的人上来。能者多劳，他就是开路先锋。



西域之眼³

亚森把绳索斜跨在肩，抬头看看崖顶，深吸一口气爬了上去。

刚蹬几步，脚下碎石乱滚，几乎向上的每一步都无法踏实。他摇摇头对下面说：“大家都小心点，这里的石头很松软，又多是泥土干草，真是不好爬。”

话虽这么说，可他向上的速度没有减慢，每爬几米，就打下一个钉扣。

眼看快到崖顶，突然他脚下一打滑，泥土“哗哗”崩落，整个人一栽歪，眼瞅着就要从上面摔下来。我们惊叫一声，情不自禁伸手去接。亚森还真是个硬汉，一只手紧紧把住一块凸起的岩石，整个身子悬挂半空，随风打晃。这小子青筋暴起，咬牙切齿，拼尽全力。可扣住岩石的手还在一点点打滑，情形惊险到了极点。这么高的距离，下面又多是坚硬岩石，掉下来就是个死。只听他在半空大喝了一声，突然松手，身子向横里平移了一块，又一次紧紧贴在石壁上。

这一瞬不过电光石火，可感觉整个时间都凝固了，看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亚森在原地平稳了一会儿，朝下面做了个“OK”的手势，继续上爬，这次终于平安到了上面。

我们扣上绳索，一个接一个向上爬。有了亚森这碗酒垫底，大家都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后来听奥德赛说，此类海岛的断崖一般都是由沉积石灰岩组成的，常年受到海风侵袭，看上去坚硬无比，实则外强中干，质地十分松散，曾经有不少探险家就是活活摔死在这种悬崖上。

整个上爬的过程有惊无险，大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都安全登顶，途中还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事，张文清这小子也是衰神附体，一手摁到了鸟粪上，爬上来用水冲了几遍，还有股臭脚味，越南人笑得肚子疼。

大家到崖边密林里休息。这里是典型的东南亚热带小岛，树林成荫，树叶封密，遍地都是没过膝盖的杂草和灌木丛；往林子深处一看，黑压压的极是深邃，树干横七竖八交叠在一起，犹如墨绿色的大笼子。

头上阳光暴晒，暑热烟霭下，一阵微风吹过，倒也惬意。

就是太累了，浑身乏力，口渴得厉害，越南人更是捧着军用水壶，眼神呆滞，一口一口无意识地喝着水。夏子英在高处用望远镜看了一圈，走下来沉声道：“大家不要肆意浪费淡水，我先说明白，一人就是自己手里那一壶，喝完了概不负责。”

越南人一听这话差点呛着，悻悻地扭上壶盖。

夏子英拍拍手：“大家都聚过来，开个会。”

众人以他为中心坐下。夏子英说道：“先跟大家说下目前的处境。我们在先前的小岛被兽人攻击，从而躲入了昔日萨满教修葺的秘密地窟，顺着地窟后面的甬道一路出海来到这个无名岛上。我们要寻找雾之国的线索也一路指向这里，我觉得此岛大有文章。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在这个岛继续探索发现秘密；二是顺着原路回去……刚才观察了一下，这里的海流情况很复杂，十分危险，大型船只无法停靠，我们要离开此岛必须走原路。大家表态吧。”

张文清说道：“老夏，我们都到这里了就不要说回头话，我的意思是不用跟这些菜鸟征求意见，他们懂个球。我们继续走就是了。”

夏子英摆摆手：“我们不是军旅中上下级关系，只是雇佣的合作关系，所有人都有知情权，也有选择权。杰威，说说你的想法。”

我苦笑一下，费这么大力又是渡海又是攀岩，摆明了就是血战到底的意思，还征求什么意见。而且走原路回去，又要碰到那一群诡异凶猛的怪物，想想就胆寒。我叹口气：“那就继续吧。”

其他人也都投了赞成票。

夏子英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淡水问题。我们现在淡水储备已经不多了。而且类似这样的无名岛之所以无人居住，一是因为太过隐秘；二就恐怕是因为缺乏可饮用的淡水。如果在我们淡水用完之前，还是发现不了有淡水资源，我们恐怕会陷入绝境。脱水的滋味我可是尝过，很可怕。”

我疑惑道：“这里树木繁茂，绿叶成荫，难道还发现不了淡水？没有淡水，怎么会长成苍天大树。”



西域之眼³

张文清、眼镜、奥德赛等人咧着嘴笑：“菜鸟就是菜鸟。”王刚苦笑着说：“老陈，一看你就是没有常年野外生活的经验。树木汲取水分的方式和人不一样。”

夏子英摆摆手，示意肃静，继续说道：“这样湿热的环境下，光要保持水分充足就是最大的挑战。大家先看看剩下多少淡水了？”

我们统计了一下，淡水也就到了刚出发时的一半，每个人一个大个儿军用水壶。越南人的水是最少的，一大半都没有了。他的脸马上就绿了。听了夏子英的分析，感觉到形势确实很可怕。

夏子英没再指责他，而是把自己的淡水分给越南人一半，把这小子感激得眼泪直掉。夏子英让每个人在水壶的危险线处做了标记，如果有超过一半的人到达这条线，就要放弃探索，请求援助。

休息了大概一个小时，大家都恢复了精力，由夏子英领头，我们开始往深林里进发。谁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2

这是一片典型的热带森林，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周围是一片幽幽的绿，草木繁盛，犹如帘子一般细密的万千藤蔓丝丝下垂，给人一种错觉，这里似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绿色生态圈，完全与世隔绝。地上根本就没有路，走到哪儿都是一蓬乱草，间或能看到艳红的花，也不知前面的夏子英和奥德赛是靠什么给大家引路。

我们连目的地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状态。在一个全封闭的小岛上，却是一个四面开放的环境，往哪里去似乎都有道理，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也会随时出现。

我们几个垂头耷脑地跟在队伍后面，因为太过静谧，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就拿越南人开涮，低声道：“你小子真没个出息，人家半壶水就把你收买了。”

越南人笑：“你懂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王婵歪着脸看我：“杰威，你说我们能找到那个什么雾之国吗？”

我故作神秘：“应该吧。按形势推理，差不多也该找到它了。但也不说不准，这种遗迹沉寂几百年，找它的人一拨儿一拨儿前赴后继都没个结果，我们怎么就那么好命能找到？几率一半一半吧。”

王刚回过头笑：“你这纯粹是废话，说了等于没说。”

我正要嬉笑辩解，突然身旁草丛一动，“扑棱”飞出一物。我没什么精神准备，“啊”一声坐在地上，只见一只红黄色极为怪异的小鸟飞了出来，展翅腾空。

大家都围过来，我还心有余悸，半天没缓过神来：“这是什么玩意。”

奥德赛摸着大胡子：“这是东南亚常见的一种斑皮鹦鹉，没事，起来吧。”我脸红脖子粗，臊得不行。亚森把我拉起来：“老陈，这才哪到哪，危险还在后面呢。”

“嘘，噤声！”夏子英做个手势。所有人都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沉声说：“你们听没听见什么声音？”

众人疑惑地摇头。

“老夏，发现什么了？”张文清问道。

夏子英眼神落在亚森身上：“听到了没？”

亚森点点头：“类似哨子声。我对东南亚地理不熟，不知是不是动物发出的。”

越南人耸肩：“你们这耳朵也太尖了，我什么也没听着。”

夏子英没理他，径直说道：“不排除……这个岛上还有其他人……”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如果真的还有一拨人，是敌是友完全不清，会不会发生冲突呢？

亚森道：“听声音是从西南方向传来的，和我们要去的方向一致，如果推想没错，应该是来自海滩。”

众人脸色顿时阴了下来，如果这种声音真的是从海滩发来的，是人的几率很大。在岛上驻营，海滩是第一选择。



大家在夏子英的带领下，向声音发出地点潜伏过去。不多时穿过密林，空气中海水特有的腥味越来越浓，耳边响起哗哗的水声，我们站在一处悬崖，向前望去。不远处的海滩向大海伸出一条巨大的礁脉，犹如神龙甩尾，礁脉旁果然停靠了几艘快艇。空气被阳光晒得徐徐波动，在如泡影般的暑热烟霭下，沙滩上时隐时现一些人影。由于距离太远，看不清这些人的面目，他们似乎装备精良，几个人抬着什么东西，从营地出来搬到快艇上。

夏子英把望远镜递给奥德赛：“便当，你看看认不认识那伙人。”

奥德赛是海洋考古学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人脉极广，认识不少大豪。他拿着望远镜看了一会，说：“夏，你看那面旗帜！”

远远沙滩上，星星点点的帐篷上挂着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子，上面绘制了一幅金线老鹰。夏子英道：“这应该是邱红军的标志。”他看到我们很迷惑，简单解释道，“邱红军是个私人收藏家，东北人，据我了解以前在云南当过兵，后来做买卖成了大老板。此人酷好东南亚古文化。”

张文清笑道：“这人我知道，他曾经为了养条牧羊犬，特意在海边购置豪宅，成天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唯恐其他人不知道他有钱，典型的暴发户。”

“很久以前听说他遇到车祸，受了重伤，从此在公共场合销声匿迹，没想到会在这里出现。”

越南人疑惑地问：“他一个东北人，怎么能好上东南亚文化？”

“听说好像是为了他儿子，具体的不太清楚。”奥德赛道。

王婵“咦”了一声：“看样子，他们好像要撤离。”

“撤了更好，省得碰见麻烦。”张文清吐了口痰。

沙滩上的人陆陆续续上了快艇，隐隐只听马达声响，快艇迅速消失在海面上。此时海上已经升起了浓浓的大雾，天空乱云翻卷，按说这样的天气是不适宜出海的。

越南人说：“看样子他们走得很匆忙，为什么？难道在岛上见鬼

了？”

夏子英白了他一眼，厉声道：“别胡说。”他挥挥手，“不管他们，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继续进发。”

我说：“夏老大，既然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去营地看看，或许能补充点淡水什么的。”

这个提议太大胆了，亚森摇头道：“不行。你怎么知道营地没有留人看守？真要遇到人，我们怎么办？绑架他还是杀了他？到时候是个麻烦，打草惊蛇，自己的行踪也暴露了。”

王刚道：“我同意老陈。你们想，这么隐秘的无名小岛，那个什么邱红军肯定想不到除了他们还另外有人在。他们匆忙离开必有缘故，不太可能留人看守。我们现在连个目的地都不知道在哪儿，淡水眼看告罄，补充物资十分必要，或许在那儿还有什么意外发现。”

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来，但最后拿主意的，还是夏子英。他想了一下：“这样吧。亚森和眼镜先去探探，如果没问题我们再进去。”

众人绕过礁石，翻过一个山头，来到海滩外延的森林里，透过横七竖八的树枝，可以看到几座军用帐篷就在不远处。

亚森和眼镜放下背包，一人拿了一把刀，偷偷摸过去。两人很小心，在沙滩上悄无声息地蹑行，很快到了帐篷的后面。亚森打了个手势，俯下身慢慢摸到前面，不多时露出头，对我们做了个“OK”的手势。眼镜又摸到下一个帐篷……时间不长，两人朝树林里招手，示意安全。

这里一共四个军用帐篷，外面看很小，里面实际空间却很大。这些人果然走得匆忙，东西都没收拾，床上的被子都没叠，七零八落地卷在一边。看样子还真让王刚说对了，这些人根本就没想到还会有其他人来到这个岛，把这儿当独立王国了。

亚森在一处帐篷的床下翻出几大桶淡水。越南人美得鼻涕泡都要出来了：“这下不但有水喝，洗澡都够了。”每个人都把水壶打满。亚森又找到一个塑料大瓶子，灌得满满的塞在包里。夏子英吩咐道：“大



家四下找找还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比如资料、文件什么的，但不要搞乱。”

几个帐篷里看似凌乱，实则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除了找到一些淡水和压缩饼干，再没什么可利用的资源。我来到一个床前，偷看四下无人，美美地躺了下来。床十分柔软，躺在上面好像在热浴缸里泡澡，爽得我一阵呻吟。自从到了这些鬼地方，没时没刻不在担惊受怕，这么美美地睡觉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就是这枕头太硬，我拿起拍拍，里面好像塞了什么硬物。

我心一动，拉开枕头拉链，里面有一本厚厚的书。我拿出来翻翻，是本硬皮的英文书，里面夹着一些黑白页的插画，尽是海洋洋流、航线什么的标记，页脚还标有一些公式，十分专业。

“看什么呢？”不知何时，夏子英和奥德赛到了身后。我随手把书递给他们：“才发现的。看不懂。”

奥德赛翻翻：“是一本亚洲海域的航海资料图，用处不大。”夏子英也翻了两页，随手递给我：“或许有用。收好。”

此时夕阳西落，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大海在落日中一片昏红，十分壮观，微风拂过亮光闪闪的水面，周遭的树叶发出瑟瑟的低吟，天边的云成了透明的幻影，背景是朦胧的日暮海景，两者渐渐融合，竟成了一处不似红尘的泡影人间。

连一向严谨的夏子英和一贯臭屁的张文清都有点陶醉在如此美景之中。王婵适时地提议道：“夏老大，我们今晚就在这过夜好不好？”

夏子英看着大家热切的眼神，苦笑一声：“如果那些人杀个回马枪怎么办？”

“这都半夜了，他们除非有病，才来回折腾。如果夏大你不放心，我们设岗值班。”王刚道。

折腾一天了，可算能舒舒服服休息，谁也不愿离开一步。夏子英只得点头，我们一共九个人，除了王婵是个女孩，八个大男人安排了岗哨。

夕阳西下时，眼镜和亚森找到夏子英：“老夏，刚才搜索驻地周边时，我们发现了一处……地方。”夏子英疑惑地问：“什么？吞吞吐吐的。”亚森说：“大家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在离驻地不远，有一块巨大的呈椭圆形的礁石，斜插入地，后面是一片白沙海滩。沙滩上插着一个人工制作的十字架，黑木削成，绳子缚在结合处。夕阳落辉中，十分肃穆。

王婵一声惊叫：“这是一处墓地！”

奥德赛蹲在沙滩上，手里捏着细细的白沙出神：“既然有海员死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遗体送出岛子，而是埋在这里呢？”

越南人道：“没什么不好理解的。肯定是谁临死前留下遗嘱了，死也要死在大海上，不去繁闹的都市。死者为大嘛，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就挖个坑埋了吧。”

张文清眯着眼说：“我总觉得不对劲，挖出来看看。”

越南人呸了一口：“挖坟掘墓，做人别这么绝。”

夏子英看看我们：“大家什么意思？”

我摆摆手：“夏老大，算了吧，何必动一个死人的安居之所。”

夏子英摸摸额头，沉默了几分钟，终于下定决心：“挖出来看看。我也觉得不对劲。”

他是团队的头领，说句话当然一言九鼎。我们无奈回驻地取来铁锹、铁锹一类的工具，开始挖坟。越南人边挖边骂：“掘人坟冢，这真是损了阴德。”

王刚不爱听：“我这辈子干的就是挖人祖坟的活，现在不也好好的。”

越南人说：“看你印堂发黑，离倒霉不远了。”

王刚照他屁股来了一脚：“去你妈的，乌鸦嘴。”

“你们别闹了……这是什么？我靠！”亚森被突如其来的恐怖场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只见从沙堆里翻出一只断臂，推想埋的时间不算太长，轻度腐烂，



手指弯曲，似乎极度痛苦，要抓住什么。断口处参差不齐，看上去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掉的。

张文清眼都红了：“我说有古怪。继续挖。”

这样的场景不适合让女孩在场，夏子英让王婵先回去休息，我们几个男的接着往下挖。这里简直是个屠宰场，满是断臂残肢，尸体也是伤痕累累，仔细清点一下，至少埋了六个人。

奥德赛看得皱眉：“他们似乎是遇袭了。这些尸体确实不好带走，拿到外面解释不清，就地掩埋算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亚森说道：“他们急匆匆地离岛，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海岛上的夜晚来得十分快，天色急剧黑了下来，大家不敢在海滩上点火，聚在海边谈着刚才的坟地，说到最后个个毛骨悚然，自行散了。帐篷里床位有限，我和越南人挤在一张床上。这小子沾枕头就着，呼呼大睡。我虽然也困，但脑子却异常清醒，怎么睡也睡不着，情不自禁想起找到的那本书。

我从包里翻出书，打开随身的小手电，一页一页翻起来。密密麻麻的字母真好像催眠剂，翻了一会儿我眼皮子沉重，正要闭眼睡觉，电光石火之间似乎想到了什么。我努力睁开眼，翻身坐起，打开书仔细查阅，在一张海图上一处洋流名称下面，用铅笔轻轻画了一道线。

这处铅笔印很浅，白天时根本无法察觉，刚才正要熄了手电，一闪而过这才看到。我很仔细地从第一张海图开始翻阅，果然发现每一张上几乎都有一处专业名词下面加了浅浅的横线作为标记。这些单词的字母都很长，而且专业名词就有这个特点，字母组合复杂繁琐，几乎不带重复的。别说看不懂，我几乎都读不下来。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谨慎处理，下床去找夏子英。出了帐篷，一道亮光从沙滩处迅速射来，眼镜正在守夜，用询问的眼神看我。我和他虽然相处有些日子，但总感觉很陌生，几乎没什么话说，我晃晃手里的书：“发现点情况，跟夏老大汇报。”